

半世纪烟尘拂过吊脚楼，一块金丝楠木镇纸，载着苗寨的光阴与暖意，重寻岁月深处的回响。

鲤鱼塘是个纯粹的苗族大寨子，坐落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黄平县谷陇区的重安江畔。

1970年的冬天，我在鲤鱼塘寨子上整整住了一冬腊月，天天参加完民兵团的劳动之后，在连队食堂吃过晚饭，我就坐在苗家的堂屋火塘边，和一个苗族老汉闲聊。说是闲聊，实际上更多的是听这苗家老人用嗜哑的嗓门讲一些和远古有关苗族的话题。用老人家的话说，这就是摆古。

苗族的历史，苗家的俚俗，以及和苗族生活有关的一切，千百年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口口相传并流传至今的。到了1971年的春天，我们修文民兵团三营十连的工棚终于修建竣工，并且可以入住，过集体生活了，我才结束这种借宿生活。但因为和鲤鱼塘村寨上这户苗族房东有了感情，民兵连队休息的日子，我还是会拐进寨子，去他家里坐一坐，摆摆龙门阵。苗族老汉有个美得晃人的女儿，只要在家，看见我去，就会端出炒熟的瓜子，让我们边嗑瓜子，边摆龙门阵。

正因为如此，我写过几篇小文记叙这段青春岁月里难忘的往事，也时常想着要去鲤鱼塘看一看，故地重游一番，但终究没有成行。故而只能在脑海里想念鲤鱼塘寨子上那些蒙满了历史烟尘的木楼，高高的一二百年前的木楼，坐进木楼里，就会有一股浓烈的苗家生活气息。

真是一晃眼之际啊，拍摄纪录片电影《岁月未蹉跎》时，导演说要去鲤鱼塘拍，我竟激动得几个晚上没有睡好。50多年之前的往事，乃至一些细节，不知怎的会那么清晰地浮现到眼前。记得修完湘黔铁路回砂锅寨去时，我特意拐到鲤鱼塘寨子上告别，苗族老汉拿出一块眼镜盒子那么宽，比眼镜盒子还要厚实的木头送我，说这是山里的金丝楠木锯剩下的边角料，不值啥钱，我看看你平时往纸上写了啥，休息时常用墨水瓶子压着纸张，寻思这块长方形木头送你合适。并且手指着木头道：你对着太阳光，能看见木头上透露出的丝丝金光。我接过木头道：这是别致的镇纸。老汉那美得晃人的女儿补充说，加工完成后，

涂过生漆的，尽管使用，愈用愈亮。

我听了连声称奇，点头再三道谢之后和他们告了别。从此以后，“愈用愈亮”这四个字，成了我辨别和判断木料好坏的一个标准。只因苗族姑娘把它讲得那么神秘，虽然从没有照她说的话去试过，但这块小小的金丝楠木的镇纸，一直放置在我的案头。

这一次，又要去鲤鱼塘苗寨了，苗族老汉

坪，说，这就是鲤鱼塘。是真的吗？站在平整的晒谷坪上，我转着身子四顾，只见周边缓缓上升的坡地上，全是一户一户苗族人家，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小楼全是用水泥浇筑而成的，看上去十分牢实坚固。噢，记忆中的那些被岁月的烟尘熏成褐色的吊脚木楼，一幢也见不着了！从乡里匆匆赶来的干部以肯定的语气告诉我，这就是鲤鱼塘寨子。当年我借



## 寻找鲤鱼塘

□ 叶辛

一家人不知是不是仍然住在那里？鲤鱼塘山寨上，那浓郁的苗族气息，还能感受到吗？毕竟，已经整整过去了50多年啊！小车开进谷陇区地界时，我就睁大了双眼往山野里四顾，尽管一再要求车子开慢一点，开慢一点，但我们还是错过了鲤鱼塘村寨。黄平融媒体中心的朋友下车辨认了半天，还打电话询问了乡里的同志，让我们赶紧往回开，随后边行边问，才好容易开进了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晒谷

宿的那个苗族老汉，离世有三十多年了。他漂亮的女儿嫁去了县城边的蔬菜队，现在也是伯妈了。

村寨上约来了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苗族老汉，我们一起坐在晒谷坪旁的廊亭里，讲起50多年前的往事，他们还记得当时的很多细节。我们慨叹铁路修进苗家寨以后，鲤鱼塘寨子以及岩英街上的巨变，抚今追昔，谈笑风生，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 雪去无痕

□ 李万军

小时候，我区分四季的标志很简单：花开了是春天，天热了是夏天，果熟了是秋天，雪到了是冬天。

到了冬天，我就盼望快快下一场雪，我喜欢看雪飘飘无扰的样子。再者，“瑞雪兆丰年”，雪下得越大，预示着来年就有个好兆头，庄稼就长得得好，收成也就越好，日子也就过得越红火。

有时，雪来之前，要先落一阵雪粒。雪粒极细，像上天撒下的小珍珠，发出“簌簌”的声音，仿佛来到人间的喜悦。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冬天气温低，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会变成水滴，随后冻成小冰粒。如果气温不再下降，这些小冰粒便簌簌落下，成了我们看见的雪粒；如果天再冷一些，水蒸气就直接凝华为雪花。

雪，就这样形成了。

原来雪是有生命的，它在天空孕育生命，待到成熟之时，便告别苍穹，盛装莅临人间。

雪来人间，不知路有多远，但是我看到它却走白了双鬓，走白了头发，走白了一身。站在雪中，仿佛自己成了一片雪花，悠悠地飘于天地。

“日光映雪，千里一色”。乡村的雪日，美得让人不忍辜负每一寸光阴，沐浴在雪瀑里，我们仿佛成了会开花的树，花开了又谢，花谢了又开。除了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逮兔子是我们最大的乐趣。那年，我与小伙伴们冒雪进山追兔，其实我们是追着好玩，明知是追不到的。这么大的雪天，兔子不是生活所迫，是不会出来的，也不会轻易让我们逮住的。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一只白色的兔子，像雪做成的，不知它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或许那是月亮中的玉兔，看到雪落人间，偷偷地跟着雪下来游玩吧。只见它像雪团一样在人们兴奋的呐喊声中慌忙奔跑。兔子前腿短后腿长，它跑上山是很快的，像风一样是追不到的。小伙伴们知道它的弱点，就从山上拦住它往下赶。兔子摔了几个跟头，眼看要逃往了，我与小伙伴们却相继踩滑也摔倒了，只见兔子一个侧身，就往山上跑去，那速度快如白光，一眨眼功夫，就把我们甩得老远。兔子见我们追不上，就站在山顶轻蔑地望了我们一眼，一会就不见了。我怀疑那真是天宫来的玉兔，在人间走了一遭，又回天上去了。

雪既是令人欢快的，也是令人忧思的。

自古文人墨客都喜欢把雪作为笔下的灵秀之物。你看那写尽天地浪漫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寄托归人纷乱离愁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还有那摹尽雪之轻盈的“未若柳絮因风起……”无论是借雪抒怀的词，还是以雪寄兴的诗，都寄托着文人们在雪中的无限心境。

你看，雪从高空落下，无论是峰峦还是沟壑，是荆棘还是坦途，它都无从选择，更不能回头，就像命运之于人生，无论甘苦，皆须亲历，完成一场奔赴。

雪来无声，雪去无痕。

■ 李万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求是》《中国民族报》等。

随笔  
杂谈



## 大雪月下有墨香

□ 唐颂

夜深了。窗外不知何时，已无声无息地铺开一层薄雪。我捻亮桌灯，旧报纸的油墨香漫出来，混着炉边菊花茶的暖雾，缠上窗玻璃上的冰花。月光从雪隙里钻进来，在报纸上淌成一条银带，那些泛黄的铅字忽然鲜活起来，像极了几十年前冬夜里，煤油灯下拉长的光影。

童年的报纸总带着母亲的针线味。父亲从公社带回的旧报，被母亲裁成鞋样，压在针线筐底。我总趁她不注意，偷偷扒开鞋样看那些认不全的字，常把日报的“报”字抠得卷边。有回母亲指着报上的新闻喊我们：“看，公社的老老头卖了万斤粮！”我们堂兄妹几个把报纸铺在床板上，煤油灯芯忽闪着，连中缝的标点都逐字辨认。我跑去跟小伙伴炫耀，他们偏要眼见为实，我急得直跺脚。那报纸可是母亲留着做新鞋的宝贝，怎舍得带出家门？没承想，这张报竟帮父亲完成了征粮任务，年底他捧着“优秀征收员”的奖状回家，报纸上的字迹都被雪映得发亮。

高中的早读课总飘着油墨香。课桌上的

五分钟读报时间，从没人敢挪用。班主任站在讲台前读《人民日报》，读到女排夺冠时，他攥着报纸的手都在抖，我们跟着小声喝彩。冬天的图书室最暖，我揣着笔记本蹲在报架前，把副刊上的散文段落抄得密密麻麻。有回瞧见同学家窗台上，一张报纸正挡着寒风，副刊的散文让我挪不开眼，便跑回家抱来自己的报纸，小心翼翼剪下来贴进本子，连边角的油墨痕迹都舍不得擦。

工作后，报纸成了案头常客。冬夜围炉，我把晚报铺在膝头，指尖抚过带着粗糙质感的纸页，社会版的豆腐块新闻像邻家絮语，副刊的散文藏着烟火气。那些年攒下的剪报本，摞起来有半人高，每页都夹着干枯的银杏叶，是读报时随手摘下的念想。

去年拆迁，从老房子里搜出二百多斤报纸。亚运会的特刊、汶川地震的报道，上千张报纸堆在墙角，雪光映得它们泛着黄。实在没地方放，大多当废品卖了，我蹲在雪地里数着剩下的几张，心疼得直搓手。如今手机上的电子报琳琅满目，却少了些味道。

夜更深，雪意更浓。我并没有翻开下一张报纸。只是静静坐着，与这一室旧纸，与窗外无声的雪，共处一隅。从童年的鞋样报纸到如今的案头读物，报纸陪我走过无数个冬夜，它像一位老友，记下时代的变迁，也藏着寻常日子的冷暖。

明早，或许又有新的报纸送来，带着新鲜的油墨气，覆盖今天的新闻。月下读报，读的是文字，更是岁月。那些藏在铅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恰似雪地里的月光，始终明亮，始终滚烫。

■ 唐颂，本名唐筱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作品散见《工人日报》《中国旅游报》等。

岁月  
沉香

■ 叶辛，历任《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上文坛》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至第九届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曾获得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贵州民族报》专栏作家。

叶辛  
专栏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以及新农村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围绕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题创作呈现喷涌之势。而由欧阳黔森的同名长篇小说《乌蒙山行早》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乌蒙深处》正是在新时代背景下。

将镜头对准贵州乌蒙山脉腹地一个被称为“悬崖村”的地方，以在外打拼的主人公“乌蒙三棵草”中的麻青蒿回乡创业，与村里的新型农民吴艾草和袁菖蒲最终由“乌蒙三棵草”成长为“乌蒙三棵树”为主线。

《乌蒙深处》是有创意的艺术作品。它与过去一些反映乡村的影视剧有诸多不同之处，它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转化为生动的影像叙事，每一个镜头无不使人感受到绿水青山的魅力。剧中处处呈现出如诗如画的新乡村景致，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美学风格，向观众呈现出新时代美丽乡村的诗意画卷。

乡村振兴战略饱含以人民为中心的家国情怀，充满人文情怀，这也正是剧作所展现的丰富内涵。“悬崖村”的奋斗史，是整个中国建设美丽乡村的缩影。新时代以来，贵州乡村发生了巨变，广大村民逐渐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剧中的“悬崖村”村民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这些场景是“百姓富”的真实写照。“悬崖村”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民宿建筑，苗绣非遗，自然风光，文旅产业。这些都成为吸引城里人到乡村来的特别之处。剧作通过影像中的乡土风情还原出贵州乡村、村民的真实生存状态：美丽乡村，宜居宜游。乌蒙山区的自然风光与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也成为剧中一道不可错过的亮丽风景线，持续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为剧集增色添彩。

全剧无论是叙事架构、拍摄手段还是作品基调上都体现了追求写实的创作理念，场景真实、语言通俗、画面平实，凸显现实生活的质感和张力。全剧以诙谐幽默的叙事手法，从真实的生活出发，揭示人物及人物命运的精神轨迹，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比如，麻青蒿与儿子麻青蒿的冲突，充分展示出麻青蒿爱慕虚荣的性格，他与袁大跃的冲突，也是好面子，不肯低头。吴艾草与妻子龙凤碧的关系，女强男弱，多有谐趣。悬崖村的“三棵草”成长为“三棵树”中间也经历了风风雨雨，每一次波折都加固了他们的友谊，坚定了他们创业的信心。全剧用诙谐幽默的白描笔触，勾勒出乡村农家的淳朴人情，用艺术的温暖底色对现实作出积极的回应，生动展现了当今乡村生活的温情和美好，呈现了一个充满时代感、具体鲜活又热气腾腾的乡村生活场景。同时，贵州独特的自然风光、美食美味和人文景观也成为该剧的一大吸睛看点。编剧欧阳黔森为创作蹲点毕节化屋村，深入到全省9个州市、36个县、156个村寨采风调研，四易其稿，历时近两年完成剧本。该剧深入乌江源百里画廊化屋景区、鸭池河大桥、吊水岩瀑布群、月照十里画廊等地实景拍摄，剧中民族服饰、刺绣、民族歌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辣子鸡、猪脚火锅、豆豉火锅、酸汤鱼、烙锅、五彩糯米饭等贵州美食，均得到生动具体的体现，让观众体验当地民俗风光的同时也唤醒了观众的味蕾。剧中还大量运用航拍画面，让“天然山水画”化屋村、鸭池河大桥及乌江源百里画廊沿岸的自然风光尽收眼底。

《乌蒙深处》从11月12日至12月4日播出完毕，这部28集乡村振兴题材电视剧，共收获全网热搜110个，抖音《乌蒙深处》相关话题累计播放量超24亿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收视率统计系统——中国视听大数据(CVB)显示。播出期间收视率每日位列第一；芒果站内播放达13.1亿次；猫眼全热度全网曝光量累计超6.11亿次。该剧可谓“高热”与“亮眼”并存，不仅收视数据亮眼，也在观众心中激荡起关于家乡、传承与发展的广泛共鸣。一部剧火了一座城，一群人热了一个村，这充分说明真实才是艺术的生命。只要扎根生活、真实还原，只要用心用情创作符合时代精神的优秀影视作品，必将实现“剧”“地”共生共赢。《乌蒙深处》开辟了一个新的农村题材、风格和类型，为下一步的农村建设和农村题材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和创作启示。美丽乡村的建设依然在路上，期待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相伴而生。

■ 王华，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作家网》《贵州文艺界》等。

文艺  
评论

## 白岩村手记

□ 楚槐序

### 山中雨瀑

山径如一根湿漉漉的拐杖  
我们从它的尾部动身  
在森林的荫蔽里  
探寻一条瀑布的踪影

敲门般的雨声尾随  
潮湿停驻了旅人的面孔  
一座青山的颈部  
涨起足够隐姓埋名的稠雾  
旁观的风声漠然袖手

在响水岩的身前  
溪流经过崖壁的背影  
形成夏日不绝的抒情曲  
松驰了正在清水潭中吹风  
的一张疲惫如荒野的愁容

生活在密集的声响里  
漫天的水汽如小兽般扑面  
身畔弥漫着雨雾  
波纹走到岸边歇脚  
清风拂松了溪流的衣袖

白岩村手记  
曲径幽寂，悬空之亭  
落脚于一棵  
浓荫的古树下  
靠近声响隐居的正午

光线在梯田的边缘沉思  
照料青年的稻禾  
风吹过来  
青草们像拐道般起伏

泥泞的田埂围成水的城池  
俯瞰一丘梯田如观一张笑脸  
在蓝空下，溪流的声音声情并茂  
应和了白云布阵的势头

在稻禾的容身之所  
田野顺着青山的脾气褶皱  
那么多弧形的实体  
居住在一座村庄的腹部

■ 楚槐序，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中国校园文学》等，著有诗集《群山、篝火与月亮》。